



观鸟的意外收获

——读《怎样理解一只鸟》

□华明玥



这几年,观鸟成为与City Walk一样热门的休闲活动。观鸟人配备“长枪短炮”,穿着迷彩冲锋衣,头上戴着插满“芒草与野花”的柳条帽,把自己伪装成一小块浮动的草地,为的是近距离看到鸟儿觅食、筑巢、欢歌、孵化的场景,目睹亲鸟对雏鸟的投喂,观赏鸟类像人类一样的独居或群聚生活。此刻,雌鸟与雄鸟之间让人眼花缭乱的求偶舞蹈,都会在观鸟人心中引发孩童般的雀跃。

生物学家童文菲,也是一位从12岁就开始观鸟的沉迷人物。她所写作的科普读物《怎样理解一只鸟》,赋予了全书迷人又精巧的写作架构,她仿佛吐出了无穷无尽的丝线,将自己掌握的博物学与生态保护学的知识,与鸟类摄影作品、科学图例、友人的水彩画,以及对自然生境的描摹等,以同心圆的方式紧密又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绘制出鸟类私生活的丰富图景。整本书的结构丰富又巧妙,恰似一只巧扇尾莺以唾液丝线,将草与树叶黏合在一起,粘成了一只摇晃在阳光与阴影间的“伪装性鸟巢”。

童文菲写了上百种鸟儿的生活故事,并发掘了某些鸟儿与文学艺术及科学研究的深刻关系。例如,一种叫紫翅椋鸟的颜值很高,色彩斑斓、绿紫相间。在《亨利四世》中,威廉·莎士比亚曾歌颂过这种鸟的巧舌如簧,它是外语学习专家,能用多种人类语言说“我爱你”,也能吟诵简单的诗句。音乐家莫扎特也饲养过一只紫翅椋鸟,这只被昵称“小丑”的鸟儿死后,忧郁敏感又温柔善良的莫扎特,还专门写了一首挽歌悼念它。这种鸟儿颇通人性,因此,它被植入跟踪芯片,成为生物学家钟爱的研究物种。

人类和鸟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互相同心和相互理解,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鸟类的进化与繁衍,引导人类离开钢筋水泥森林,伸出感知的触角,来触摸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以紫翅椋鸟为例,在面临较高的环境风险时,雌鸟可能对雏鸟进行“编程”:它通过提高卵巢中的应激激素水平,孵化出飞行肌肉更发达的雏鸟,从而令它们成功地躲避捕食者。

不时地,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有时,人类的影响是正面的,鸟类在城市翻找到高热量饮食后,它们头脑中有关发明创造的智慧似乎得到了激发。例如,日本的乌鸦会把自己打不开的坚果放在十字路口,利用来往的车辆碾碎硬壳,并且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从容进食。青山雀最喜欢吃瓶装奶顶部凝结的奶皮,它们赶在主人开门取奶之前,蹦跶上台阶,揭开玻璃奶瓶上的锡箔纸,把顶部凝结的奶皮吃掉。悉尼的葵花鹦鹉会打开垃圾箱,找寻自己爱吃的食物。在视频网站上,一只名叫“雪球”的葵花鹦鹉是大网红,它甚至能衔起树棍,跟上流行音乐的节拍,激情四射地演奏,让它的粉丝大吃一惊。野生的雄性棕树凤头鹦鹉吃过坚果后,会将树枝和种荚改造成乐器,有的鸟敲出“打击乐”的水平,听上去甚至掌握了著名鼓手林戈·斯塔尔的精髓。

当然,人类活动对鸟儿的生存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影响。来自公路和油田的噪声污染扰乱了艾草松鸡的求偶活动,导致这一物种濒临灭绝。一种叫鹛的鸟儿特别喜欢收集人工合成的捆包线,鹛用喙将绳子打结,将它们的大型鸟巢绑在一起。这当然可以抵御大风的摇撼,但生物学家和牧场主们不得不尽量回收散落在田野里的捆包线,修剪鹛的鸟巢,防止缠绕及窒息悲剧再次发生。

人类活动带来的杀虫剂污染、光污染,还有摩天大厦的玻璃幕墙,对鸟类都十分不友好。几个世纪以来,首先是海上的灯塔吸引了无数迁徙的鸿雁,扰乱了它们头脑中的迁徙线路图,从而迷失方向。接着,高层建筑内的灯光也误导鸟类,导致它们与玻璃发生强烈的碰撞。光是在北美,每年就有约6亿只鸟因撞向摩天大楼而死亡。为了缓解这一状况,人类开始使用带有微小图案的玻璃。于是,我们可以在摩天大楼的玻璃上看到微小的白色圆点,高速列车上也采用了这种车窗玻璃,它们并非多此一举——因为鸟看得见这类图案,可减少九成撞鸟意外。

《怎样理解一只鸟》这本书,作者在很多场景下化身为一只鸟,讲述它的一路征程,糅合了众多的喜怒哀乐,解释了鸟类行为的合理性,引导我们理解鸟类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童文菲的文字活泼生动,穿插着奇闻逸事和亲身经历,将经典的案例和最新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绘制出一幅引人入胜的精彩画卷,加深了我们对鸟类行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是的,唯有鸟类放下傲慢,尝试以一只鸟的角度去理解它的生存压力,才能从少开车、不乱扔垃圾、减少光污染以及将捆包线悉数回收这样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仍能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的生动景象。

关于远行和解放的故事

——《无量寺之虎》序

□吴从周

公园深处,才见到高松冢古坟的遗址。1972年,日本考古学家发掘这处古坟,发现了引人瞩目的彩色壁画。壁画中除了著名的“飞鸟美人”,还有象征四方的四神之像。

其中的白虎周身云气萦绕,肋下生出双翼,身躯伸长且颈项和腰腹蜷曲,更像是龙的姿态。但短而宽的头颅、圆耳阔口,俨然是威风凛凛的虎头。这种写实与夸张参半的样貌,能在朝鲜半岛的同时代古坟壁画中找到对应。

古坟的主人是什么身份,学者们仍未确定。或许是日本的皇子、大臣,或许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或高句丽的王族。如果是前者,便是对异邦文明的向往;如果是后者,则是对故土的追怀。总之,图案与信仰在千余年前跨山渡海而来,安置了一个人关于往生或来世的梦想。

飞鸟时代正是朝鲜半岛与日本交流密切之时。陶器制作、农耕技术、建筑工艺、墓葬形制、养蚕、纺织、美术、汉字、典章、佛教……以半岛为中介,无论是原生的,还是接纳并改造过的,大陆的滋养源源不断传入,使列岛的文明和国家形态陆续成熟。

在离高松冢不远的奈良飞鸟寺,在飞鸟大佛两侧佛龛下的木板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名字:矮盘师将德自昧淳、寺师丈罗末大、文贾古子、瓦师麻那文奴、书人百加博士。都是建造飞鸟寺时留下的记录。

大约在6世纪,这些人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出发,乘船渡海,来此建造佛寺。他们依照着百济的建筑样式、布局、大佛的造像风格乃至瓦当的花卉图案,在奈良重建了一座故乡样貌的庙宇。

兴建寺庙的贵族希望获得佛祖庇佑,后来自然湮没于历史的漩涡。1196年,飞鸟寺被雷电击中,宝塔和金堂皆不存,今天只余柱础、瓦片等零星残迹。祈求不朽的,和许诺不朽的,都归于尘土。反倒是百济工匠的名字借着汉字流传至今。

长泽芦雪在无量寺画虎,去时是冬天,返京已入春。我们无从得知,在那个冬天的许多日夜里,他在佛殿中如何放飞对虎的想象。在那之前,他是名师圆山应举的学生,

小心翼翼地模仿老师的风格和技法。而在这个冬天之后,他成了大胆奔放的“奇想派画家”长泽芦雪。

在无量寺和和歌山的其他寺庙,长泽芦雪留下了许多作品,但最让人感到新奇、震撼又回味不尽的,无疑是《龙虎图轴》上的这只老虎。

它的身躯横贯三道褶障子,如虹般高高拱起,一只前爪按落在地,吊睛怒目,须彪截张,几欲扑人。然而细看之下,神情中又似有几分猫的柔媚与顽皮。在宗教、艺术和文化的意象中,它与遥远的半岛和大陆,乃至更遥远的国度血脉相连,不可断绝。但换了别的地点、文化或执笔之人,恐怕又绝无可能诞生这样一只老虎。

长泽芦雪在无量寺留下那只虎后,虽然有名,但一直未被视作一流。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本国艺术界的重视。又二十年之后,无量寺的老虎在欧洲展出,引起轰动,长泽芦雪一跃成为代表日本艺术的画家之一。

无量寺之虎的由来,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关于远行和解放的故事,画家在艰难跋涉抵达异乡之后,忽地顿悟,找到或者完成了自我。这样的故事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不断叙述。虎作为一个文化与艺术的形象,从大陆到列岛的流变如是;几千年来乘船浮海的人中,想必也有许多命运如是。

而《无量寺之虎》这本书的缘由与灵魂,我想也在于此。书中有关于故乡、旧事的追怀,对在异国生活的记录,以及探寻那些同样在异邦或异乡的远行者——托钵乞食为生的良宽,书写中国故事的井上靖,去往欧洲、要与“日本人身份切割”的高桥和子及她的丈夫高桥和巳。读者诸君会在后面一一与他们邂逅,和他们、和作者一起,穿过山道和大雪,寻觅传说中的老虎,抵达天涯海角的无量寺。

正所谓,太平洋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画”中有话》

敦煌研究院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敦煌的“画”为载体,以北凉至元代15个历史时期为章节,以100节妙趣横生的敦煌石窟艺术课为主题,系统讲述敦煌莫高窟一千六百余年的建筑、雕塑、壁画。分享壁画故事,展现古人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和沧桑的历史变迁,带领读者深度巡游莫高窟经典石窟,感受敦煌文化艺术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神话里的真实历史》

田兆元 海南出版社

女娲其实确有其人? 黄帝不止一人? 玉皇大帝为什么比来佛祖的地位高? 这是一本论述原始社会到近代社会前的中国神话与社会矛盾发展的专著。不仅讲述了中国的神话史,同时也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历史梳理了一遍,并从神话史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一体性提供了一个历史线索。



《嘘托邦》

姜丰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吴远天去拜望探险家尧亮,得知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名叫霍拉的沙漠。他去沙漠探险,昏倒醒来时却发现眼前是一片茫茫大海。他怎么也无法步入海中,在追逐时反而发现一座宫殿。由此吴远天开始了新的探索,并从宫殿中盗取了彩钻。此后引来接二连三的探险家来到霍拉沙漠中的余让镇……



物象的隐喻意义

□黄晔

前些时,得知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朱朝敏的中篇小说《渡鸦栖息时》即将出版,我找出转载该小说的《小说月报》,重读又有新收获。

第四届“三毛散文奖”给朱朝敏的授奖词里说:“朱朝敏是生活的雕刻者。她以常情写病态,以馈赠写丧失,以宽怀写窄门。她以一己之笔在生活的表相与真实之间,修建了一条不避黑暗、穿越苦痛的诗性栈道。”这种特性体现在小说创作里,使她的小说“有一种内敛的张力与沉静的喧嚣,舒缓的叙述语调中埋伏着奔流的情绪、家庭伦理的叙事中隐藏着人性的真相,原生家庭的痛感体验里表达了生存的艰难以及对于责任与爱的坚守”。

《渡鸦栖息时》写收养家庭的伦理亲情感事。我被作者引导着认识了神秘的渡鸦,那一片蓝紫色的神秘之光照亮脑子的混沌。渡鸦是神秘的,也是神奇的,朱朝敏借由自然的物象,抵达人类情感的幽深处,揭示了血脉亲情之外的骨肉深情。

小说中的“我”章妮妮43岁,在一所疗养院做老人特护。19岁的女儿月泉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做事三分钟热情,还很倔强。两岁半的陶陶,对外是“我”的小女儿,月泉的妹妹,实际却是月泉早恋,第三次怀孕后生下的孩子。“我”原本是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医生,如今却做了特护,还有这么一个

“丧女”的悲痛如海深,养再多的女儿也无法填补”。月泉对人性的认识超出她的年龄,她知道“我”领养她,只是因为不敢再结婚,是拿她当治愈伤口的创可贴。

她的叛逆、倔强也因此有了来处:知晓养女身份后崩溃、自卑、孤单,想要一份纯正的爱。母女二人都极度敏感,又有缺乏血缘的疏离感,相处一直别扭扭。

“我”最终同意了月泉去看渡鸦。母女二人也因此慢慢靠近,敞开心扉。我从月泉的讲述中知道渡鸦的黑色带有金属般的光亮,能被雪光反射出紫色——中国传统文

化中象征吉祥的颜色——能看到它的人会有

福气。月泉说必须去看它,“这只带来希望和勇气的神鸟,我预感它能给我的命运带来改变”。“我”心中充满愧疚,觉得自己刚刚了解女儿,不由得感谢渡鸦,“这些神鸟,蓦地降临在我们家庭,带来神性的光照”。月泉幸运地拍到了渡鸦黑紫色的耀眼光芒,也终于体会到她是妈妈无可替代的女儿。“我”带着陶陶到成都住下,在焦虑不安的等待中,也明白了自己对月泉的情感。她们在渡鸦的引导下跨越血缘变成了彼此支撑倚靠的家人。

一切皆有因果。“我”特护的乔爷爷坚持要把价值几百万的房产分给“我”一半,小女儿最后也同意了父亲的做法,她就是当年让陶陶爸爸半夜离家的女人。而拍到月泉被渡鸦照亮的照片后掉进沟壑生死未卜的驴友,正是“我”的前夫。白雪普降,“附着大地万物,然后覆盖,以无限扩大的雪茫茫现实将所有宣布为过往”。每个人都在渡鸦的引领下完成了救赎。作者也借渡鸦这一物象,传达了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家庭悲剧发生后,如何才能卸下对往事的执念和纠结,用责任与爱自救疗愈,从而彻底获得新生。



怀念一朵花

□陈根生

1962年上半年,南通市东郊三里墩赫然绽放出一朵学术鲜花。当时省里两所老师范学院的学报尚未恢复,新办起来的几所师专办刊物又力不从心,所以南通师专一人独放不仅是耀眼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前排右三料主任朱双六先生,右二陈根生,右一严迪昌;后排右三黎宝铭,后排左三吴宝善,左二吴功生。

自从姜斌书记在全校大会上鼓励我们“为革命成名成家”“做教育革命的专家名家有什么不好”……这位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朴实厚道得农民似的,平时和我们一起排队打饭、打水;他用农民语言发出的号召“好好揪啊伙伙”深入人心,一时成了我们青年教师中流行的口头禅。我们像打了鸡血似的浑身来劲,图书馆里人头攒动,校里学术气氛也日渐浓厚起来。

记得我当时与同宿舍的吴功志老师约定每天调整作息时间:每天早晨6时起床,但每晚延长到11时半休息。不敢说大家都争分夺秒,但绝对见不到闲来吹牛摆龙门阵的现象,个个都埋头工作、读书做学问,同事之间暗地里还有点你追我赶的意思。

为了落实校党委加速提高教师质量的要求,文科率先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科主任朱双六先生亲自挂帅创办了一个学术

刊物《葩声》,唯其昙花一现,《葩声》在今天才有其独特的香味与价值。

一晃六十个春秋就这么倏忽过去了,我在几篇回忆南通师专生活的文章里都未曾把《葩声》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想不到近日翻检旧信,却突然发现几张泛黄的十六开油印文字,纸质粗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法上马造纸的产物,再上去仔细看看,钢版刻制,字迹端正,至今清晰可读,每页上方均刻有“《葩声》创刊号”五个字也一笔一画看得清清楚楚。于是我猛然梦醒似的激动不已,拿起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在手里翻过来覆过去,覆过去,又翻过来……显然我原先保存了一本完整的《葩声》创刊号,但后来运动来了,火烛小心,赶忙毁掉全本,匆匆撕下自己的心血留个纪念。免得有人可能抓住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及他人。如今我无奈地面对几页残存的《葩声》,一个人默默地奠祭三里墩的这朵不该夭折的小花,满腔敬意地缅怀南通地区教育名人、德高望重的朱双六先生……



《五爱街往事》

三胖子 新星出版社

上世纪90年代,东北爆发下岗潮,五爱市场应运而生。下岗职工,衣食无着的人,抱着发财梦的人,纷纷涌入这个散发着“魔力”的地方。作家三胖子2002年辞去公职,进入黄金时期的五爱街,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记录了一群敢与命运叫板的小人物的故事,以及丰富鲜活的底层东北社会。